

第十五回 事急矣梅映雪負荊 麼奈何李小鬟選將

詞曰：

空相憶，無計得傳消息。天上蕭郎人不覩，寄書何處覓？

新睡覺來無力，不忍看伊書跡！滿院落花春寂寂，斷腸休恨慘悵。 右調《謁金門》

今不表梅小姐帶了黃漢殺出重圍，飛奔嘉桂嶺來求救。且說李公主，聞得苻雄到軍門請兵，被縮胸打了回來，氣得幾死。鄧彪獻計，布散流言，欲使縮胸聞之，懼怕天馬人馬，好來求他們，李公主到此，也只得依計而行，終日催促鄧彪行事，一面就著人到省探聽消息。過了月餘，探馬回來報導：「天馬山真個起兵殺下山來了，縮胸竟自提兵往肇慶迎敵去了。」李公主急請鄧彪進來商議道：「天馬兵動，縮胸已提兵逆戰，奴欲起傾寨之兵，抄出賊奴之後，與官軍夾擊之，叔父以為可否？」鄧彪笑道：「官兵怯懦，縮胸無謀，不思深溝高壘出奇制勝，而遽趨六步，屯營四衝之地，不出十日必潰矣！大軍一潰則人無固志，天馬人馬必乘勝長驅，深入其地。然省城高深，攻之非易，吾俟其攻城力疲，然後遣將勵兵，承其弊而擊之，鴉山之恥可一鼓而洗也。若今敵鋒正銳，遽驅士卒與戰，所損必多！末將未見其可也，願公主再忍耐片時為宜。」說畢辭出。

李公主懲前日之失，不敢不依，然心痛逢玉慘死天馬，每一念至，輒涕泗交流，襟袖皆濕。一日，偶在箱中檢出逢玉所題詠，及劉鶴齡假書，捧讀之餘，不覺嗚咽失聲，悲不自勝。春花、秋月百般慰解，方才仗枕而寐。夢裡忽聞笛聲淒楚，驚醒轉來，心中惶惶如有所失。起在房中團團走了一回，左不著右不是，不覺走到案邊，見有花箋一幅，提起筆來寫道：

讀罷雲箋淚滿襟，慙慙多病怯孤吟。

無端又被飛來笛，吹碎中情暗不禁。

題完，自家念了一遍，愈覺無聊，擲筆起來，移步出了蘭房，步向後軒看誰吹笛。來至軒中看時，卻是春花二婢，因見公主終日悲啼，著實不安，方才見公主睡去，兩個輕輕出來，走到軒前碧桃花下散悶，見軒中掛著一枝玉笛，春花取下來道：「妹妹唱幾隻曲子來，待奴吹起玉笛，倚歌一和，少解愁煩如何？」秋月道：「好極！」兩個遂在那裡輕吹低唱，唱那《短調踏歌》。李公主恐怕打斷他的興趣，縮轉房來，依他格調做成一百首以自消遣，其比興之工，雙關之巧，如：「中間日出西邊雨，記得有情人在心！」「一樹石榴全著雨，誰憐粒粒泣珠紅！」「燈心點著兩頭火，為娘操盡幾多心！」許多深情豔語，篇仄不能盡載，姑錄一二章以見其餘：

歲晚天寒郎不回，廚巾煙冷雪成堆。

竹篙燒火長長炭，炭到天明半作灰。

又：

柚子批皮瓢有心，小時則劇到如今。

頭髮條條梳到底，鴛鴦怎得不相尋？

一日，出歌與春花二婢唱之，春花按腔吹起笛來，秋月引喉徐唱了一回。春花偷眼看著公主時，倚著椅兒兩淚交流，春花把玉笛向玉階一擲，化為齏粉。公主拭淚問道：「春花何怒於笛？」春花道：「奴婢本意，吹笛以解公主之悲，今奴愈吹而公主之悲愈甚，吹他何為！」公主慰諭之道：「吾心中自悲，原不關吹笛也。」春花泣道：「公主有多大精神，經得如此日夜悲啼！公主不愛身而亦不愛老夫人乎？」說畢，揮淚不止，秋月亦泣。公主扯二婢近前，以手撫摩其身道：「吾非不自知，但情不能禁耳！今當為爾戒之！」二婢拭淚謝道：「公主能戒，非但婢子二人實受公主之賜，其自老夫人以下，皆受公主之賜矣！」正是：

悟主不須多取譬，抵將慈母警芳心。

且說苻夫人，因鄧彪兒子彌月，請他到玉蕊山住了七八日，心放公主不下，苦苦辭回，怎奈鄧夫人母女抵死挽留道：「彼此總一般，嫂嫂且過了元宵去。」苻夫人道：「孀孀有所不知，我兒思念黃郎終日悲傷，奴今住此七八天，不知他怎樣了，奴要回去看視他。」鄧夫人見說，方才放了苻夫人回來，既進寨中，急忙來到公主房前，見春花兩個在階前撲蝶兒戲，忙問道：「公主呢？」二婢見夫人回來，上前磕了頭，起來道：「公主在房裡假寐去了。」苻夫人掀起珠簾，走進一看，公主隱几而臥，花容消瘦，蓮頰燒白。夫人大驚，忙上前抱住大哭道：「嬌兒，爾怎麼恁般形狀了！須知老娘所靠惟爾一人，爾也須節乎情正乎禮，留著此身看覷老娘，為何恁爾的性兒悲傷到這個田地！」說畢，抱在懷中，一邊哭，一邊把手在公主身上百般撫摩。公主泣道：「念著黃郎慘死，不由孩兒不心痛如割耳！」母子在房中正哭不了，忽報姑爺僕人黃漢回來了。公主聞言，忙攜苻夫人手走出堂來。黃漢已到面前，公主見了黃漢，慟上心來，放聲大哭，黃漢亦哭。哭畢，向夫人、公主磕了頭，起來立在一邊。

公主道：「爾幾時脫身來的？」黃漢道：「小僕於去年十一月，在天馬山同梅小姐到梅花村尋我相公來。」公主大驚道：「爾相公慘死天馬，爾怎麼反到梅花村尋他？」黃漢道：「相公沒有死！」公主驚訝道：「去年八月，爾相公使表兄劉鶴齡捎書到此，說被賊奴毒打，危在旦夕，復賊奴諸葛同，在陣前說黃郎受刑不過而死，難道是假？」黃漢道：「並沒此事！」公主即著人到鄧彪處喚劉鶴齡時，已逃去了，李公主方知前書是假，不覺變悲為喜道：「爾相公既不死，為何不到我這裡，卻到梅花村去？」黃漢始把某時到雲洋山，相公如何被困，小僕如何勸相公與梅小姐結親，後相公聞梅大王誘公主到彼被害，相公如何欲自刎，如何寫書兩封，喚小僕進去，密囑小僕候他死之後攜與張小姐及我太太訣別，囑畢，相公遂向山後投崖去了。

說到此處，遂向身畔取書奉上，公主忙拆與張小姐一封來看，上面略寫幾句：賊不可婚，身不可污云云，以下都是說李公主為我而死，義不可獨生，情不可獨生，今將從李公主於地下，許多酸語令人不忍卒讀。公主未曾讀完，兩隻眼淚已如大珠小珠般滾將出來。讀畢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如此則黃郎已死矣！」黃漢忙扯住道：「小僕救了！」公主道：「爾怎得救他？」黃漢又把如何通信與梅小姐。梅小姐如何毀妝請罪，次日，相公要收公主屍骸，梅大王遂同我相公到鴉髻山尋著穿紅袍女屍殞殮了，擇地焊石，築起大墳，招魂祭奠，事畢，我相公一夜逃去了。李公主聽到此，不覺又歡喜起來道：「後來如何？」黃漢又把梅小姐要跟尋我相公，一同歸程鄉奉侍我太太太婆，因料我相公認定公主已死，必到梅花村去，遂攜千金帶小僕並黃聰到梅花村來，誰知張小姐於去年三月，已被惠州何足像引火帶山賊來劫去，相公痛恨，帶了舅子張志龍到軍門告理，不知軍門怎麼就知我相公與公主結親，遂遣兵將相公與公主尋回。

瑤人謀為不軌，把我相公屈打成招，做成反叛文案，丟在死囚牢中，監候聽斬。公主忽然大怒道：「縮朒這賊子，累次來撩撥我，今乃敢如此胡為！」因問黃漢道：「爾可曾探聽的實？」黃漢又把天馬山差陳龍打探，遇黃聰在監門，傳相公話，求梅小姐速往救他，梅小姐遂大起人馬，如何破肇慶，如何困省城，如何戰敗被圍白雲山，小僕如何勸梅小姐來求公主發兵解圍同救相公，梅小姐現在轅門，伏乞公主早賜發兵。

李公主聞梅小姐到來，把雙眉一豎，也不回言，逕進房中穿戴起御賜冠袍，傳令刀斧手侍候。雲版響處，三聲炮響，鼓樂齊奏，李公主升座堂上，堂下喝吶一聲，如天崩地塌之勢，左右已擺得刀山劍海。黃漢見此舉動，捏著一把汗兒跟了出來，看他怎樣。只見李公主取令旗一面，付一員將官道：「與我拿進妒婦來！」那將官巨雷般答應一聲，飛奔至轅門，押梅小姐進來，李公主看梅小姐時，自用繩索背剪了，背上插著一根大荊條，走進堂來跪下。公主大怒，喝道：「我與爾往日無仇今日無冤，為何下此毒計，誘吾伏殺，殞吾名將，殘吾士卒，該當何罪！」梅小姐無言可答，李公主喝令刀斧手：「與我推出轅門亂刀斫了罷！」左右喝吶一聲，劊子手早把梅小姐押出轅門去了。黃漢大驚，忙叫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轉身向李公主跪下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公主不欲救我相公耶？」公主道：「怎麼不救！」黃漢道：「公主如欲救我相公，則梅小姐必不可殺！」公主道：「我救黃郎，何須此妒婦！」黃漢道：「不然！今全省兵力聚在一處，公主若赦梅小姐之罪，與之合兵，則易為力；若殺梅小姐而不救其兵，天馬人馬勢必潰敗，天馬既敗，公主一孤軍，又能獨與全省之師相抗耶？」公主道：「梅婢是賊，吾斬賊婢之首以贖黃郎，可不戰而救！」黃漢道：「聞縮朒專為荔坡之恨遷怒於我相公，是相公之囚因公主不因梅小姐也。公主雖斬百梅小姐，其能贖我相公之罪乎？」鄧彪諫道：「梅小姐罪雖可誅，彼既負荊而來，殺之不武，可赦之。」苻雄亦諫道：「公主歸降朝廷何負於縮朒？而縮朒每事必來求我鬻端！前者末將奉公主之命到被借兵，兵不肯借也就罷了，竟把末將毒打起來！彼意豈在打末將，直打公主耳！如此小人非威不屈，不如依了黃漢之言，救出梅家兵將，與他大戰一場，也教他曉得我嘉桂嶺是不好惹的。」眾將齊聲道：「苻將軍之言是也。」李公主恨梅小姐平白地設計誘他伏殺，若不是仙女托夢玉英代死，身已不免，今日到來如何不恨！今見眾將齊心救他，只得依允道：「既眾位將軍如此說，姑且饒這賤婢。」黃漢聞言，也不等公主發放，扒起來如飛走出轅門，解去梅小姐繩索，帶回案前跪下。梅小姐哭道：「妾得罪公主，死有餘辜，公主雖殺妾，妾不敢怨，但求公主早早發兵救取黃郎。」公主道：「奴本不赦爾，今看諸將之面姑饒爾這遭，今後須同心同德共事黃郎，勿生歹心！」

說畢，命女侍扶入後堂更衣相見。梅小姐叩謝起來，同侍女進至後堂。苻夫人接著，命春花取公主穿的綉金織錦大紅袍與梅小姐換了。李公主發放將士進來，梅小姐請苻夫人上坐，拜見道：「梅映雪幼失所恃，今見夫人如見母氏，願拜夫人為母，望夫人勿拒。」說畢，插燭也似拜了四拜。苻夫人看梅小姐風流窈窕，心中已十分愛他，今見他要認做母子，不勝大喜，立在椅側受了半禮。禮畢，轉身請公主立在左邊，相對而拜，便以母子姐妹稱呼，苻夫人命左右設宴款待。正是：

昔日尋仇今一家，戰袍脫卻著流霞。

銀船酒盞春如海，一片笙歌奏九華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梅小姐泣向李公主道：「妹弟梅英受困白雲，糧草已缺，望姐姐早發人馬解救。」李公主道：「賢妹勿憂，待奴與將士商議即行發兵。」梅小姐起謝。李公主遂請鄧彪、苻雄到來商議起兵。鄧彪道：「左哨、思漢二寨自苻、馮二將已故，將士至今尚無統屬，公主可挑選智勇以領之，就命為先鋒。」李公主就命鄧彪傳下令去：來日三更，十寨軍將齊到教場操練，挑選先鋒，往破縮朒，救取姑爺。軍將聞之，皆踴躍歡喜。至期，李公主與梅小姐戎裝攢束，入辭苻夫人，出至教場，眾將迎接，上了將台坐下，梅小姐坐在旁邊。奏樂一套，擊鼓三通，教場中雖有二十餘萬人馬，無一個敢交頭接耳越位離次，靜蕩蕩地如無人一般。公主傳令開操，一聲炮響，但見：

陣按八方，旗分五色。龍虎奮翼，旗幟迷天。橫空墨霧，皂纛標坎北之兵；

徹漢朱霞，赤幟識南離之象。平野滿梁園之雪，旄按庚辛；亂山回寒谷之春，色分甲乙。

頑愚非江陵之石，雄武識嘉桂之軍。

坐作有法，進退有方，盔甲鮮明，槍刀耀目。梅小姐看了暗暗驚駭道：「李公主真是奇女子！必如是方成個軍兵，若我天馬山人馬，直是兒戲耳！」梅小姐正在那裡暗羨，一聲炮響，大操已畢，軍士各歸隊伍。苻雄上前稟請道：「請公主挑選先鋒。」李公主傳下令來：一要三箭命中，二要力舉千鈞，三要武藝超群，三者俱備方許充為先鋒。軍令一下，就有一個英雄飛馬至台下，帶轉馬頭向南跑去，彎弓搭箭，連射三箭皆中紅心。李公主看時，卻是苻雄部將賈奇，射完箭，跳下馬來，撩衣走至石墩邊，把石一側，用手托住石底，一個千斤大石輕輕舉起，眾將喝采。放下來，飛身上馬，取丈八蛇矛在教場盤旋舞了一會，正要上台來領先鋒印，左邊青旗隊裡忽一將躍馬大呼道：「賈將軍，留下先鋒印與我！」李公主急看時，原來是苻離部將單勇，跑出教場，飛馬便射，三箭也中紅心。跳下馬來，取出六十斤重兩根銀鋼，輪動便舞，初時還如銀龍出海，蜿蜿蜒蜒，再舞已如玉鱗翻波，呼呼的響，舞到妙處，連身子都看不見，就如一片月光罩住的一般，三軍喝采，連梅小姐也不覺喟然歎道：「真個舞得好！」單勇舞罷，撩衣走至石邊，依著賈奇的法把石托起來，繞軍前走過，大喊道：「如此勇力可為先鋒麼！」三軍莫不吐舌，連梅小姐也驚得呆了。單勇走了三匝，把石向上一拋，離地約有丈餘，一聲響亮，落將下來，沒入土中尺餘。李公主大喜，吩咐左右取先鋒印來。

單勇伸手正要來接，忽見一騎如一朵彩雲般飛入教場來，到得將台，滾鞍下馬，走上將台來參見。李公主看時，卻是鄧彪女兒，名喚月娥，年才一十六歲，真個生得：

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

李公主道：「賢妹到此何事？」月娥笑道：「聞公主考武，小妹也來試試！」公主道：「奴因心中有事，久不曾與賢妹比試，今來正好，趁梅小姐及諸將在此，賢妹試演習一回兒來看看好麼？」月娥問道：「這位就是梅小姐麼？」公主道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見禮畢，月娥問道：「公主以何物試眾將？」公主道：「一射箭二舉石三舞刀。」月娥笑道：「箭也罷了，公主又不是開科取士，何用刀石？」公主道：「賢妹意下如何？」月娥道：「在愚妹想來，今日做了先鋒，明日就要擄殺，舞刀勒石有甚用處？不如命將士過來與小妹比試，有能敵得小妹的就教為先鋒，方有實際。」公主道：「比試槍刀不是耍處，賢妹不要如此誇口。」月娥笑道：「技癢耳，非誇也！」公主笑道：「既賢妹有此胸襟，單將軍可與舍妹一試。」月娥道：「公主取中了幾位？」公主道：「單將軍與賈將軍兩個。」月娥道：「可叫他兩個來並奴一個。」公主道：「如此賢妹須要仔細。」月娥道：「無妨。」說畢，走下台來，跳上繡鞍，拔出雙股劍，飛馬至校場中間。賈奇大喊一聲，挺著丈八蛇矛對著月娥花心便刺，月娥不慌不忙，把雙膝一夾，騎馬交鋒過去。單勇

大喝一聲，一條銀鋼如怪蟒穿波般從後門鑽進來，月娥徐舉雙劍相迎，三匹馬攪作一團。

李公主見月娥敵二員猛將全無半點滲漏，心中大喜，攜了梅小姐手，命侍女移金交椅在月台邊坐下。正看得鬧越，忽見月娥把馬一拍，飛轉將台邊來。二將不捨，挺矛趕來。月娥霍地兜轉馬頭，把手向上一撒，一道紅光，李公主與梅小姐急起身看時，一將落馬，月娥就馬上一躍，直躍上九尺多高的將台來，立在公主面前，喜得個梅小姐前仰後倒的拍手大笑。原來月娥慕洗夫人之為人，也結成個錦傘，練得純熟，藏在胸前，見贏不得二將，佯為敗走，二將趕來，忽兜轉馬，把錦傘劈頭罩來，賈奇不提防被他罩住，輕輕一扯，翻身落馬，三軍如雷般笑將起來。李公主恐賈奇羞慚，忙叫二將俱上台來，升賈奇為思漢關哨總，單勇為左哨總。就以鄧彪為先鋒，以月娥為副，帶兵五萬先行，以盤摩羅、馬贊為左右護衛，單勇、賈奇為合後，親統大兵一十五萬即日開炮起行。其餘將士俱隨符雄守寨。但見：

如雲劍戟貔貅壯，塞路旌旗虎豹驚。

未知果能救出逢玉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狂客評曰：明明共一季公主，忽而悲，忽而喜，忽然悲而又喜，忽而雷電晦暝，忽而天清氣朗。李卓吾稱西廂化工也，非畫工也，亦堪持贈斯文。

西園曰：李公主為嘉桂之主，決不能去就天馬，惟有梅小姐來就嘉桂耳。要知梅小姐安肯來就嘉桂哉？觀了十一回，下山數言大王知之，必不捨得奴去也可見，殆至勢窮力盡，則不得不就之矣。故此書難處在上半，妙處亦在上半。

野雀道人曰：春花諫主數語，直是大聖人語。

[返回 >> 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